

凱爾巴巴也夫著

決定的步驟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決 定 的 步 驟

凱爾巴巴也夫著
李 德 拱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決定的步驟

本書根據蘇維埃文學英文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所載 Berdi Kerbadeyev 的
“The Decisive Step”譯出，英譯者未署名。

一九一七年土耳其曼尼亞大旱。那年整個冬天沒有一滴雨從天上掉下來沒有一株綠色的芽苗從地裏迸出來。運河和溪流也乾涸了。猛烈的風掃盪着乾枯的大地。家畜受着嚴冬的威脅幾乎骨瘦如柴了，牠們飢餓地到處徘徊，尋找草喫，可是那兒連一片草葉子也沒有。家畜的疫病在早春的日子裏遍地流傳。人們播在泥土裏的種子不見發芽，耕耘的土地上滿蓋了塵土。這些徵象都不是好兆頭。

農人們絕望了。眼看着僅有的一頭駱駝，最後的一匹母馬，或是一條垂頭喪氣的乳牛，像雪花一樣地在面前溶化掉，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啊！農人從哪裏去得到家畜的飼料呢？就連他自己每日必需的糧食幾乎還找不到呢。

在郭村中央的廣場上，蹲着一羣零零落落的農人。有些人正在下棋，有些人互相傾吐着彼此的愁苦，有些人祇是坐着沉思他們每天的麵包，不安地默想着他們那些被沙皇徵召在後方服勞役的親朋們的命運。一陣陣狂風捲着塵土從蹲在地下的人們身上吹過去，天空也變得灰黯了。

一個生着球形大鼻子的、七十多歲的老人，一邊用手摸着稀疏而沾滿塵埃的鬍鬚，一邊淒涼地說：

『這種年頭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但願一切都平安無事吧！』

另一個老人慢慢地抬起他那長睫毛的眼臉，凝視着風沙席捲的原野，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我看見過飢饉和寒冷，但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不下一滴雨的年頭。那一定是個兇兆。教長們說在世界末日到臨以前，地面上一切果實會消失，可怕的飢荒會降

臨。那個世界毀滅的日子如果離開得我們遠遠，那就好了。」他一邊說，一邊用破爛的帽子拂鬚鬚。

老人的淒涼的話語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是村子裏那個大名鼎鼎的配水人波基·法拉突然出現了，這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個大腹便便的人搖搖擺擺地走過來，當他還沒到達廣場時，就睜緊了深陷的眼睛說：

「喂！你們聽到沒有？有人說俄羅斯沙皇垮台了！」

這個配水人帶來的消息，使每一個人嚇得說不出話來。下棋的坐在那裏嚇呆了，懸空地捏着棋子。大鼻子老人捻着他的鬚鬚。每一個人呆望着波基·法拉。於是他又補充說：

「是的，他們說『革命』已經爆發啦。」

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革命』是什麼意思。波基·法拉不容別人發問就自動地向大家解釋。

『我不是在責備什麼人，但是爲什麼要瞞着不說——我們都知道老百姓中間有許多作惡的和行爲放蕩的人。他們的腦子裏有一派的胡思亂想。這些糊塗的傻子似乎想要得到最好東西中的最好東西呢，但是你們想世界上會有比沙皇的秩序更好的秩序嗎？就連那些一向毫無理由自相殘殺的土庫曼人，在公正的沙皇統治下也過着和美的日子。現在沙皇被打倒啦。我們倒要看看你們從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去年你們跟隨愛切刺和他的朋友——那個無用的阿荻克，攻擊沙皇政府時，你們得到了什麼呀？現在你們只好從狗的後腿那兒去取水喝了。沒有沙皇庇護的人民好像羊羣失了牧羊人——他們要成爲豺狼和每一個人的貪婪的犧牲品了。』

波基·法拉的話在那個有着長睫毛的老人身上起了反應。

『我不是說過這次旱災是一個凶兆嗎？』他帶着預言的口吻說着。
但是生着球形大鼻子的老人抗議着說：

『有人說：一個婦人死了——沒有關係，發酵的牛乳倒翻了——沒有關係。我說沙

皇死了——沒有關係，寶座顛覆了——沒有關係……請想一想，我們的鬍鬚早在聽見沙皇的大名以前已經生長了。在我們的鬍鬚變得灰白的時候，我們在沙皇統治下什麼東西沒有看見過呀！那些抵不上你們的脚印，就連你們的指甲也抵不上的蜥蜴——講到這兒老人嚴厲地盯着波基·法拉——『用沙皇的名義拿皮鞭威逼你們，壓制你們。瞧吧：在我淒涼的晚年裏，他們從我手裏奪去了我的最後的駱駝。而你呢？他們把你唯一的兒子驅逐到遼遠的地方去了。假如說沙皇被打倒了——那正是我們的夢想實現了。或許，這樁事情使得上帝高興的話，天就會下雨，下一陣驟雨了。隨後，雖然那已經嫌遲了一點，我們可以收割五穀給我們作糧食了。』

波基·法拉屢次想去打斷老人的談話，但是沒有成功，因為後者始終不放鬆他的高聲談話。一等到老人說完，波基·法拉立刻大聲叫道：

『嚇！你到底在說些什麼呀？假使沙皇並沒有垮台呢？或許那是謠言呢？』

『倘使那是謠言，人家也是從你那裏聽來的。』

「就說沙皇已經倒了，「革命」真的已經發生了——那還不是這麼一回事，沙皇也許有兒子和孫子，他們之中不論哪一個都可以做沙皇。你今天說的話明天就會傳到他的耳朵裏去。這樣禍患就會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所以還是想想再說吧！但願沙皇長命百歲，權力永不消滅。」

大家還沒有聽完波基·法拉末尾的急促的話，忽然村子裏那個好管閒事的烏姆薩果爾匆忙地經過這裏，她提起她的褲子趕着到哈爾那察地主家裏去。

「哎喲！俄羅斯沙皇倒啦，你們聽說沒有？」她一邊嚷着一邊仍舊趕她的路。

以後大家亂糟糟的談論起來，每一個人對於這個驚人的消息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喂！難道沙皇真的倒了？」

「當然真的囉！有煙必有火。」

「不會是謠言嗎？」

「國家沒有沙皇，老百姓怎麼能夠安居樂業呢？」

「戰爭不知道怎麼樣了？」

「你想什麼呀？假使沒有一個人指使兵，那麼你以為兵會打仗嗎？」

波基·法拉又突然插言道：

「這就是「革命」爆發的原因了。」

那個可憐的農人契爾蓋茲在這以前一直保持著平靜，因為他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現在他帶著懷疑的口氣說：

「哦，波基配水人！沙皇倒了這是我知道的，但是「革命」是什麼東西呢？請你告訴我。」

「我怎麼會知道呢？商人郭士爾的兒子阿台葉，他對我們解釋道，那是從地底下發出來的一種草梗子，那是一個新名詞。他叫牠「Yankalap」或是「ikilap」——就像這樣。」

「算了吧！你一忽兒說「革命」，一忽兒又說「ikilap」，真叫人不懂了——好像瞧

着斜視眼的人的眼睛一樣。那或許是沙皇繼承者的名字吧？」

「對，對，你已經猜中了。有人說這種事情在法國也發生過，他們說「革命」被人家選舉出來的，像我們選舉配水人一樣。」

「那麼這些地主們像選舉配水人一樣有最後決定權的吧？」

「聽他的！你想窮人不依靠地主還成嗎？」

蹲在地上的一羣人中間有一個人，哼了哼鼻子，囁嚅道：

「這麼說來平民仍舊沒命。不過是這樣罷了！」

「啊，你！」波基·法拉厲聲地叫着：「看來再沒有比胡說八道更壞的事了……」

「波基配水人！世界上像你這樣說話謹慎的人能夠找得到嗎！」契爾蓋茲譏刺地

說。

每一個人都笑了。契爾蓋茲因為口才伶俐而出名。

波基·法拉多肉的面頰震顫着，他底扁平的鼻孔張開了。他用袖口擦了擦他的面

頰，睜緊了一個眼睛說：

「啊！你太蠻了！與其對笨人說理，寧可跑路到基發去！」

他轉過身來搖搖擺擺地向哈爾那察地主的帳篷走去。

「啊，配水人，現在你纔走對了路啦！在那裏他們纔會了解你喇！」契爾蓋茲在他後面高聲說。

一陣笑聲又爆發了。波基神經質地扭了幾次頭，好像他正在逃避一隻狗似的。

關於沙皇是否已經被打倒和沙皇廢位後人民是否生活得好一些，這樣的談話仍舊繼續着。許多人飄浮在疑惑的大海裏。大家的注意力被契爾蓋茲所說的話吸引住了：

「喂！讓我們想一想——究竟誰對沙皇滿意呢？工人滿意嗎？不。兵士滿意嗎？也不。你們滿意嗎？」

「不，」四面八方響起了這個回答。

「那末究竟誰滿意呢？沒有一個人。因為所有的人民都遠避他，所以他必然會倒的。」

當然囉，這對於我們老百姓是好的。首先像職工長巴巴可汗和鄉長霍特雅·摩喇突再也不會用皮鞭來威逼你們了。其次你們那些被放逐的親朋們也許可以回來了。」

「我想上帝聽見你的話也是樂意的。」

「阿荻克也可以回來嗎？」

「我剛才提起那些放逐的人，當然阿荻克也是在內的。」

「那真是好極了！」

雖然大地依舊被風沙的陰鬱所包圍，可是每一個人彷彿覺得生活的負擔變得輕鬆些了。農人們滿積塵埃的面容因了內心的光明變得容光煥發，在他們的眼睛裏燃燒着希望的光芒……

縣長貝拉諾費奇上校奉了總督柯洛柏金和本省省長柯爾麥可夫的命令想隱瞞沙皇退位這個祕密的消息，他們希望帝王的權力可以立刻恢復。可是這個從接線生的嘴裏聽得來的消息，經過鄰居和親朋們私下裏反覆傳述，從一個地區飛到另一個地區，

從一縣到一縣，從村莊到村莊，從帳篷到帳篷。依次地傳到了阿伊娜的家裏。

這時候阿伊娜正坐着刺繡。陽光從帳篷的煙洞裏射進來，在女郎絲織的衣服上和手裏的女紅上跳抖。

『是什麼新聞呢？』她沉思着。『沙皇能夠推翻嗎？而且是一個俄國沙皇呀？沙皇不是天地的棟樑嗎？假使沙皇滅亡了，世界不會混亂？他或許已經戰敗做了敵人的俘虜？究竟是假是真呢？假使說一所房屋倒塌了，那麼磚塊也會落下來；假使沙皇垮了台，那麼他的鄉長和職工長也會跟着倒的。那個惡魔哈爾那察因為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劊子手也一定會倒下來。但願是真的啊，假使沙皇不再利用他的亞細亞騎兵和貴族們，那末不再有監獄了。哦，假使親愛的阿荻克被釋放出來，那是多麼好啊！假使他回來，那是多好了，我也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他。他怎麼能夠回來呢？這些不過是空想罷了……在六個月裏，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謠言，我的心是那樣迷迷糊糊。想安慰我的人說：『阿荻克過得很好，

但是不容許有人去探望他，他禁閉在阿斯卡巴德監獄的地牢裏……」另一些希望在我心靈的傷口上撒下一撮鹽的人却肯定地說：「阿荻克已經送到前線去了……」那些幸災樂禍的人說：「阿荻克已經槍斃了……」啊！多慘啊！假使我在六個月裏所遭受的一切苦難壓在一座山上，那座山也一定會倒的。假使苦難的火舌觸到了一條河流，那條河流一定會像我們的台茵卡一樣地乾涸……」

阿伊娜是個多麼可愛的少女啊！她是天上的彩虹，地上的鬱金香，她是我書中的美飾！可是現在啊……現在她的面頰上失去了美麗的色彩，她那甜蜜的笑臉陰暗了，她晶瑩愉悅的黑眼睛失去了光芒。兩眼寂寞無神地凝視着周遭所發生的一切，就跟Sally的徐徐燃燒的餘燼一樣。從前曾經昂起的頭，現在是低垂了，肩膀挫下來，強壯的身體變得那麼瘦弱，輕捷地在地面上走着的雙腳也失去了牠們的活力……自從阿荻

克被捕以來六個月已經過去了，阿伊娜彷彿已經老了六年。

嫵嫵像鵝那樣搖擺着身子走進帳篷裏來。她照例是那麼漠不關心——生活裏的一切紛擾，阿伊娜的苦惱和憂患以及台茵的乾旱對她都沒有有一點影響的。她的面容是光滑閃亮的，她的下巴摺成兩摺，她的眼睛露出照例常見的若有所思的神態。她用頭巾角抹着她那緋紅的面頰，一面歎息着。然後她抬起了她的沉重的眼臉，用遲鈍的眼睛盯住她的繼女。

『噢，女兒啊！你怎麼可以成天這樣坐着呢？你怎麼能一輩子埋葬在眼淚和呻吟裏呢？你現在正在傷心什麼呀？你在哀悼沙皇的滅亡嗎？』

過去阿伊娜是溫柔而馴良的。但是自從阿荻克遭到不幸之後，她的性格正像她的外貌一樣地改變了。她的羞怯和溫靜是消失了，而由暴躁和倔強代替了，對她繼母尤其是這樣。她看也不看她繼母一眼，就那樣尖刻地回答着：

『不但是沙皇——在我看來全世界都要滅亡了！』